

淘金传



沈阳出版社

淘 金 传

沈阳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世人都道黄金好，都欲得之而后快。殊不知淘金业的诡秘、凶险和艰辛……

本书的上篇是以黑龙江畔某重点沙金产区的矿史为主线，描写日伪时期侵略者的凶残和矿工所受的苦难。前后不到四年的时间，惨死的矿工就达三四千人，矿工的血泪流成河。

日寇为加速对该矿区黄金资源的掠夺，动用两千多名战俘（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组成所谓的“军援队”，修条一百八十公里的警备道直达该区。战俘们受尽非人的折磨，边修边被杀，等到公路通车时只剩下二百余人，还被集体枪杀在鹤岗以北的树林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上空前孤立，黄金失去硬通货的作用，粮食和钢铁上升到主要地位，故 1943 年 2 月东北全境（伪满洲国）的黄金工业全部下马，矿工被转卖给“开拓团”，到佳木斯以东修江堤生产粮食。在押往火车站的途中，强令三百六十华里必须一口气赶到，中途不准休息，把掉队的矿工立即处死，等到火车站一清点，倒毙的矿工又达五百多人。

作者简介

孟宪奎，1943 年 6 月生于沈阳市新城子，1958 年考入沈阳 74 中，1960 年到黑龙江省乌拉嘎金矿局工作，1985 年到辽宁省开原市国营金矿任副矿长，2003 年 6 月退休于辽宁省黄金管理局。

多年来，凭借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一直坚持创作，笔耕不辍，创作了小说、诗歌、散文、二人转、小故事、小笑话等作品。曾被《伊春时报》聘为特邀记者，《中国黄金报》通讯员。

由于本人十七岁从事淘金行业，当年同一些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老淘金者共同生活、工作多年，听他们亲口讲述当亡国奴的悲惨遭遇，致使作者历经十一年，翻阅众多资料，利用淘金这条主线把当时的种种事件通过本书呈现给大家。

目 录

>>>内容提要	2
作者简介	2
第一章	1
1 出夫	1
2 迷山	5
第二章	12
3 遇救	12
4 万山趟子	15
5 养伤	17
第三章	24
6 南龙卡	24
7 北门关	27
8 阿鲁廷河	32
第四章	35
9 苍山如海	35
10 进沟	40
第五章	47
11 日伪接收	47
第六章	58
12 吉泰公司	58
13 分段	63
第七章	69
14 淘金开端	69
15 豪夺	75
第八章	80
16 初袭	80
17 军援队	86
第九章	92

18 官水盆子	92
19 九月雷	97
第十章	102
20 探矿队	102
21 溜房檐	107
第十一章	112
22 老钱柜	112
23 冬	117
第十二章	121
24 对峙	121
25 五月初七	126
第十三章	133
26 换马	133
第十四章	142
27 亚健之死	142
28 逃亡	148
第十五章	153
29 瘟疫	153
30 生命之爱	159
第十六章	167
31 麻雀与鬼王庙	167
32 封沟	172

第一章

1 出夫

一九三九年初冬的黑龙江，原野一片枯黄。往日浑黑的江水，此时变得如绿如蓝，像条宝蓝色的彩带飘向远方。宽阔的江面上灰蒙蒙的，说不清是烟还是雾，愈往远处愈浓。下午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射在江面上，大江显得异常空旷而无限凄凉。

然而，孩子们却是无忧无虑的。也许是入冬以来江水下降的缘故，江边让出大片宽平的沙滩，成了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的天然运动场。十来个衣着破烂的孩子，冒着刺骨的江风在沙滩上追逐蹦跳，时而捡起应手的卵石向江心抛去，似乎在比拼看谁能抛到对岸。他们像群脱了缰的儿马蛋子一般，只顾撒着欢儿地追逐和嬉闹，简直忘了饥饿、忘了寒冷，似乎也忘了时间的流逝。不知是谁喊了声：“回家喽，吃饭去了！”他们这才结束嬉闹并你追我赶地窜上江坎子，跑进柳林里，扛起各自早已捆绑好的干树枝，向村子里一阵风似的跑去。

白森森的太阳已经衔山，江边的小屯儿渐渐地隐没在群山的阴影之中，只有炊烟形成特有的暮霭，昭示着这里是座有人居住的村庄。

这个小屯儿只有三十几户人家，除了村南头有三间比较像样的正房外，其余全是低矮的马架子房。三间正房的门前戳着一根扒了皮的松木高杆儿，杆头上挑着一面膏药幌子似的日本旗，其实占领者并没强迫非挂他们的旗帜不可，而是本屋主人独自想出的拍鬼子马屁的傻巴主意。他的这招儿竟挺灵，果真博得日本人的欢心，堂而皇之地被封为本村的村长，成了日寇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别看村长这个针尖大的够不上品级的“芥末”官儿，可能直接跟日本人说话，用当时一句最时髦儿的话来说，“也够打腰提气的了”。这就是本村村长周下巴的住所。

这个村是日本开拓团新近从内地骗招来的“开拓民”的住地，暂时还没有正而八经的名字。像这样的村屯本县共有三四十个，大致沿着江边一溜长蛇阵似的排开，县城以西二十几个，城东也有二十来个。管这样的屯子开拓团暂时命名为“班”，从县城往东排一班、二班、三班……到这儿整整十八班。因此，这个小屯儿就叫“十八班”了。本县除了以上的大班，还有不少不上数的零星小班，比如两个跑腿光棍汉合伙盖了一栋马架子房，开几亩地，就给起名叫“二人班”。再比如有家院子里有盘石磨，便给起名叫“磨盘班”。更让人发笑的是有家屋檐挂条牛尾巴，也就给命名叫“牛尾巴班”。总之，像这样的散班挺多。其实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这里待垦的土地多得是，反正还往这儿陆续移民，人一多早晚会成大班的。日本人不仅从被占领的东三省移民，还从自己的国内往这儿迁民，和中国人一样开荒种地打粮食。只是他们本国的人多半集中在交通比较便利、其他条件也都好的地方，这就是侵略者妄图永远霸占中国和实现“以战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的含义是把整个东北变成“大和化”永远成为大和民族的栖息地。

孩子们进村之后，各奔自己的家门，有个比较大点儿的孩子，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他家住村子的紧北头。到了家放下柴火，便拉开屋门急慌慌地走进去。说起马架子房也许好多人没见过，要考察一下房屋的建造史，大概属于最古老最原始的那种了。这种房子虽说也是草泥搭盖而成的，但整个屋墙却很矮，从屋檐到地面仅三尺来高，好像挺普通的茅草房被割去了下半截。由于两侧的墙太矮，只好在房山头留窗户和开门，进屋伸手就能摸到房椽，跟住在城里的阁楼差不多。东北的农户都搭对面火炕，正好把炕搭在屋子的两侧，也正是屋顶坡度最矮的

地方，反正睡觉能钻进被窝里就行呗，如果穿衣服或干点啥，从炕上出溜到当地才能直起腰。人们的活动全在屋子的正当央进行，即碰不到脑袋又能转开身子。从结构简单，建造省工省料和保温的角度看，这种房子倒挺科学。只是只有穷人才住这种房子，鬼子和汉奸及有钱人倒找几吊钱都不住。

这家人姓曹，孩子的小名叫柱子，大名叫曹俊山，村里人都喊他小名，大名反倒没人叫了。柱子的爹叫曹志恒，是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此外还有妈妈、奶奶和一个刚满三岁的弟弟，全家老少五口人，全都挤住在这栋低矮的马架子里。

进屋后，房子的紧里头是堂屋，外间是厨房，中间没有隔断，一溜直筒看得挺清楚。屋子里除了几件粗糙家具和破烂的被褥之外，就啥都没有了。此刻的柱子妈正在灶前烧火做饭，锅里刚冒热气，看来离饭熟还早着呢。屋子的正中间点着一盏如豆的小油灯，奶奶在昏暗的油灯前，一边喘息咳嗽，一边用羊草在绑扎着什么。三岁的弟弟二柱浑身一丝不挂，光着屁股围着奶奶转来转去，看哥哥来了伸出小手要哥哥抱。柱子紧张用手阻隔，他怕刚从外面进来身上太凉冰着弟弟。弟弟却急着一边往前扑一边喊：“哥，我要穿衣服，我也到外边去玩儿。”

弟弟要穿衣服，哪来的衣服给他穿哪？全家五口人只有三条裤子，妈是家庭的主妇，里里外外地侍候一家老小，没裤子是不行的。爹是家的主要劳动力，也不能没裤子。柱子今年十四五岁了，光腚出去不成体统，妈缝破连烂好歹给他对付一条。奶奶的裤子早就不行了，她患有老年哮喘病，整天出不了屋下不了地。白天围着破被往炕上一坐，把她的那条破裤子今天撕一块给这个作补丁，明天撕一块给哪个作补丁，早把裤子撕成破裤衩子了。他们这样的人家在村子里还算富有的呢，有好多家两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爷们出门爷们穿，女人外出女人穿，就这样的一条裤子还早已千疮百孔的，勉强遮遮羞盖盖脸儿也就对付了。妈常对奶奶念叨：“妈，快放更生布了，领来给您老做一条吧。”奶奶说：“一人一年才配给一尺半布，够做啥？你们年轻人要出外干活的，给你们做吧，我这七十来岁的老骷髅棒子还活个啥劲儿呀？”布是领来了，这是一种什么布呢？经线粗纬线细，穿到身上粗粗拉拉，上山一刮就开花。原来是纱厂用飞花和下脚料织的，美其名曰：“更生线儿。”这种布的面幅窄，全家领来七尺半，妈横约竖量怎么也不够做条裤子的。最后还是奶奶给出的主意，趁早撕成一块块的，谁的裤子破了就往谁身上补吧。

柱子见奶奶捋着一把把的羊草，吃力地拧过来拧过去，不知在绑扎着啥玩意儿，就问：“奶奶，你拧什么呢？”奶奶说：“拧个草囤囤儿，眼看天一天比一天冷了，二柱整天光个腚怎么行，晚上有你妈搂着，白天就钻进囤子里去，冻不坏就行呗，管啥好孬呢？唉，对付着往前凑合吧。”是啊，往后还要下雪，还要数九，这个冬天可怎么熬哇。大部分人家连窗户纸都没有，白天黑夜挡个草帘子，这东西虽然能挡风可拢不住热气儿。还有连床被都没有的，晚上炕能烧热，躺到炕上盖点羊草，第二天早起一看，草上一层白霜，长此下去可怎能受得了哇？

屋门轻轻响了一下，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瘦小的身躯，脑后拖着根独辮，模样长得挺俊气，身上穿件也是千缝万补的百衲衣。她在柱子妈的身后略微站了一会儿说：“大娘，你家还没吃饭哪？”妈隔着雾气朝后看了一眼说：“是小梅呀，你吃了吗？”“吃完了。”“吃这么早？”“早晨剩下的，热一热就行了呗。”小梅是隔壁马二叔的独生女儿，马二叔的大号叫啥柱子不知道，二叔是爹的好朋友，今天和爹一起上县城背粮食去了。县城离家一百二十多里，当天回不来，最快也得两三天。

开拓民全是一些破了产的农民，有的房屋或土地被鬼子占去修机场、修兵营或建工厂，有的受不了地主、汉奸、官相儿的盘剥，想远去他乡寻找生路。正赶上鬼子成立开拓团，领受任务的汉奸、狗腿子们油嘴滑舌到处游说：“开拓的那地方太好了，土肥得一踩直冒油哇，种什么长什么。弄根锄杠插到地里都能长叶开花儿，都神透了。开出的地三年不出荷，五年不纳粮，开荒的时候大米白面管够造，全是从日本国拿火轮船给运来的。”把个黑河沿儿夸得天堂一般，很多人被说活了心。

对这套当然也有不相信的，柱子爹就是一个，曹志恒虽然做了半辈子庄稼活儿，但幼年曾到先生那儿读过几年私塾，在农民当中也算得上粗通文墨的了。他生性耿直，最看不惯给有钱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立志要学好庄稼活儿，用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起来。哪承想，连

年战乱天灾人祸，日子越过越紧巴了。他有个爱看闲书的习惯，说是毛病也可以。只要有书，不管干多累的活儿，有空闲就看起来没完。有其父必有其子，柱子就沾了爹爱读书的光，见爹看得津津有味他也要看，五岁那年爹就教他识字，等长这么大虽然没进过正规学堂，居然也能看个“唱本”或写个信什么的。曹志恒凭读书人的头脑琢磨着，既然北边那么好，他们怎不去？按说那都是些惟利是图的家伙，有好事儿自己不钻研却起劲地鼓动别人去，十有八九不是“好曲子”。再一看，这些天催租的、逼债的，闹腾得特别欢，简直拉屎都不容你解裤带。这不过年也不过节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催租逼债似乎不合常理。如果把此类现象跟开拓民联系起来却又好解释了，明明是让人家倾家荡产硬往开拓民的道儿上逼呀。其实，还有一层他没琢磨透，鬼子有规定，动员走一户给十元动迁费，每去一口人给五元安家费，这些钱老百姓压根不知道，全让招人的大柜给独吞了。就为这点昧心钱，凑足日本人需要的数目，这帮家伙使出种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把人逼得走投无路，人们只好硬着头皮往他们摆好的“窟窿”里钻了。十八班这个村的开拓民几乎全是一个地方来的，最远也不过十里八村，细唠起来还都能攀上点儿亲故，足见那地方的二鬼子和招人的把头们折腾得最欢。

他们是夏天拖儿带女带着简单的农具，还有几家带着牲畜和车辆，满怀美好的希望从省城被押上船的，下船一看满目荒原，房舍屋宇啥都没有，领工的把头把他们带到一个事先钉好木头檩子的地方一比画说：“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随便住吧。”说完便扬长而去。人们顿时傻了眼，直到这时候才明白，他们全都受骗上当了。到了这步田地，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活命只好砍树割草，先搭窝棚安顿下家小，再去寻找能吃的野菜充饥度命。然后再你帮我，我帮你地砍树盖房子，一直忙到老秋，开拓团才来通知，说是配给粮食了，但得自己出人到县城去背。给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只有一个品种，此物学名叫“马铃薯”，俗名叫土豆子。给的方式也特别，一次只给五十斤，多一斤也不给，县城到班上往返二百四十多里，背回五十斤土豆子。除了路上吃的到家还能剩多少？老人孩子多的人家就更苦了，即使天天去背也供不上吃，因此，自打配给以来，全村的人几乎成天净鼓捣这玩意儿了。

北边的天气冷得早，八月节前就开始上冻，小山一般的土豆堆谁给你盖呀，干脆就发冻的吧，自打那以后就整天吃冻土豆子了。土豆这东西挺娇性，一冻弄到锅里蒸不熟煮不烂，揭开锅黑乎乎的像马粪蛋子，闻着酸哄哄的让人直发呕，吃这东西一顿两顿还将就，天天顿顿吃，人就受不了了，坐在家里的人整天饿得头晕眼花。背粮上路的人就更苦了，开始的时候起点早贪点黑，二百四十里路两天就能打来回，后来人们三四天也到不了家。那时候没修公路，哪有正经道哇？钻树林子过草塘，有的地段泥水一陷就没膝盖深。人们的鞋脚袜子早没了，上冻前只好打着赤脚在泥水里蹚来蹚去。这里是高寒地带，不论冬夏泥水都扎骨头凉，两脚刚伸进去，腿和脚冰得通红，后来渐渐麻木了，连冰带泡很快就清虚虚地白，一点儿血色都没有，比死人的脚都难看。上冻前被秋风一吹，浸泡过的皮肤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一碰钻心地疼。上冻后虽说不蹚泥水了，可是没有袜子和鞋，人们捡到什么就往脚上缠什么，比如洋灰袋子麻包片，草绳子树皮羊草辫儿。要是碰上死猫烂狗简直成了宝贝，撕下皮往脚上就缠。这个地方自古人烟稀少，哪有那么多东西供人们寻找哇？实在找不着就只好光着脚板在冻得邦邦硬的土地上行走了。

虽然每人每趟只背五十斤，可千万别以为分量轻啊。刚背到身上确实不觉怎么沉重，路途一远身上的东西就变沉了，简直像“千斤坠儿”一般死死地压在身上。拉车还许有个上岗下坡儿，多少能缓缓劲儿。背东西可没这个便宜，上坡多沉下坡还多沉，少背一步都到不了家。起先人们还能保持晓行夜息的生活规律，后来从卡子口领出冻土豆往家走，累了就躺到路旁歇一会儿，困了睡一会儿，饿了摸出冻土豆就啃。管什么黑天白天，管什么生的熟的，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妻儿老小，有点儿力气也得往家挪。有的人实在站不起来，干脆驮着袋子往家爬吧，爬着爬着就栽歪到山道上，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县城东西二百多里的山道上，躺在路旁骨瘦如柴的尸体到底有多少，谁也数不清。背粮的人自离开家门之后，老婆孩子便悬着心倚门相望，如果到第四天还没回来，全家便哭声一片。不用问，准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日本人渐渐地感到让开拓民就这样死去似乎不合算，因为还没开荒种地打出粮食，更没给帝国效力呢。为了

让这些人活下来，决定每人每月增加五斤橡子面，每户发一双“水袜子”鞋。当时东北全境的劳苦大众全吃橡子面，哪来那么多橡子果呢？原来日本人把中国的大豆运回国去提取某些工业品，再把残渣掺点橡子磨成面儿，运回东北给中国人吃。至于它的营养价值如何，开拓民们是无法鉴定其中的蛋白质、脂肪的含量有多少，只知道吃起来又苦又涩，干粮掉到地上连狗都不希闻。人们一个个直吃得浑身浮肿带没劲儿，肚子发胀还拉不下屎来。尽管如此，还得感谢“天皇”的恩典，总算吃到用火轮船拉来的异国“洋面”了。

小梅家只有爹和她，母亲早年去世，父女二人相依为命。马二叔去背粮，留下女儿不放心，让小梅每天吃完晚饭到柱子家跟柱子妈睡在一起，等二叔到家再回去。今晚小梅又来了，看到饭还没熟就帮柱子妈烧了阵子火。柱子妈刚要揭锅往外拿饭，忽听门又一响，这回来了个大人。来的是本村的村长周下巴。这个人没事儿根本不到乡邻家串门，看来准是有点儿啥勾当。

柱子妈赶紧迎了上去，满脸陪笑地说：“大叔哇，您老请里边坐。”周下巴手里拿根大烟袋，来到炕边刚坐下，柱子妈接过烟袋往烟锅里装满旱烟毕恭毕敬地递过去，并划着火柴给点着问道：“大叔，您老有事呀？”周下巴深深吸了口烟，扭过身子伸长下巴往地扑唧一声，鸭子蹿稀般地吐出股长长的唾沫才答腔：“志恒回来了吗？”“还没有，今天早晨刚走。”周下巴的下巴颏其实并不大，只是有点“兜齿儿”罢了，今年也就五十多岁的年纪，跟村民们说话总拿腔作调，摆出一副首脑人物式的架式，撇撇拉拉地挺傲气：“日本人要在咱村建村公所和维持会。咱们这是第一国境，封江前还要建警察所和江防小队部。上边派下来了，让咱村明天出三辆车到山里拉木头，你家得出夫！”柱子妈一听出夫就说：“你大侄子没在家，等他回来下次再出吧。”周下巴一听把下巴一伸说：“下回？哪回也少不了你家。”他指了指柱子说，“你家有这么大个小子，不够整夫也够个半拉子，干不了重的还能干点轻的。”柱子妈一听这番话，周下巴是属“线儿蚂蝗的——还叮上了”，她在炕上接过话茬儿挺吃力地说：“他大叔哇，咱们都是一块土上来的，这大点儿的孩子你就忍心让他出夫？你高高手儿让我们过去吧。”周下巴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说：“老嫂子，常言道‘好爷护三村，好狗护三邻’嘛。我也不忍心让孩子去，可这是日本皇军派下来的差，谁敢不去？再说，咱们村有几个能出得去的劳力？不是病病歪歪就得背粮食去，不找几个应付应付是不行的。我看还是去，闹不好落个反满抗日的罪名，搁谁也架不起！”周下巴连蒙带唬，一句话就是非去不可。奶奶和妈妈还想央求，柱子知道周下巴这家伙，历来都属“江北的胡子（土匪）——不开面儿”的，再央求也白费，他就推推奶奶说：“奶奶，我去，我什么都能干。”周下巴一听乐了，他满意地夸赞道：“好小子，真像你爹。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明天早点起来，到我家门口聚齐，由你秃子叔带你们上山。”柱子妈一看是非去不可了，就问：“到底什么时候动身？我好给孩子准备点吃的。”“鸡叫三遍就走，别忘了带三天的干粮，约摸这趟三天就能回来。”周下巴见事儿已谈妥，站起身往外就走。

送走了周下巴，全家开始吃饭，不用打听揭开锅全是冻土豆子，锅帘子上馏着两个黑乎乎的橡子面掺土豆做的窝窝头，这是专给奶奶和二柱做的高级食品。往常奶奶总是要土豆吃。柱子妈说奶奶身体不好，吃窝窝头吧。奶奶却说争了大家的口份不忍心。婆媳之间经常是你扯我拽的，今儿个奶奶先发话了：“柱儿他妈，快把土豆端过来吧，明早柱子要上山，还要带三天的干粮，有啥可拿的呀，把窝头留给他路上吃吧。”柱子妈一听也觉挺在理儿，只好喃喃地说：“那您老……”“快端过来吧，啥你呀我呀的。”奶奶的话把全家逗乐了。虽然吃糠咽菜的贫寒之家，但老少相敬和睦，竟也算得上充满温馨的天伦之乐。

夜深了，柱子妈还在油灯下为柱子缝补衣服和鞋袜。一个小小的人儿第一次离开家，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干活，当妈的心能放得下吗？她一点儿睡意都没有，缝一阵扭头看看熟睡中的柱子，这大点儿的孩子就要进山放树，跟大人们满山跑，能吃得消吗？她仿佛看到柱子抬着木头，拉着绳子，龇牙咧嘴一步一个前失，一步一个跟头……心里一阵把抓似的难受，泪水含在眼圈里直转悠，看不清针脚了。她甩把鼻涕，泪水顺着腮帮子往下流。柱子妈又缝了一阵，听听鸡叫两遍了，放下手中的针线，轻手轻脚下地，走到厨房那边掂了掂篓子里的橡子面儿，一狠心全都倒到盆子里，和好面点着火，足足捏了一锅窝窝头。等锅开之后，她轻轻地把柱子摇醒，让他起来穿衣服。这时候，奶奶坐起来，其实老人根本没睡，只不过闭目装睡罢了。她的心也和柱子妈一样只是没流露出来，怕惹得儿媳过分难受。老人挣歪了好一阵，从身上脱下件

棉坎肩，递给柱子说：“把这个穿上吧，省得路上冻着。”柱子一看这还了得！这是奶奶唯一御寒的东西，从他记事起奶奶一直穿着，冬天从没离过身，自己穿走了奶奶可咋办？因此他说啥也不接。奶奶把脸一沉说：“傻孩子，黑更半夜的不多穿点儿怎么行？再说还要在山上打小宿儿，比不得在家有房子有炕。那荒山野岭的，冻坏了可是一辈子事儿。”柱子妈听奶奶说的对，也催柱子穿上。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柱子只好乖乖地把坎肩套在身上。临走时奶奶哽咽着说：“柱子过来，让奶奶看看。”她把柱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该缝的缝了，该补的也都补了，这才满意地点头说：“柱子，今儿个是阴历九月十二，还有三天是奶奶的七十整寿。奶奶盼着你，回来好给我磕个头。”奶奶颤颤微微的几句话，柱子听了心里比刀搅的都难受，泪水禁不住吧嗒吧嗒往下掉。奶奶是年暮之人，一时抑制不住，哇地一下哭出了声。老太太一带头不要紧，柱子妈也跟着哭了起来。瞧这一家子，是生离吗，是死别吗？全家竟像再也见不着面似的，哭得难解难分。

2 迷山

木轮大车的铁圈轧着冻硬的土地，发出叽哩咣当的响声，现在离村子已经挺远挺远的了。柱子记得，刚离家门的那阵子，多半月亮离西山还有一杆子来高，地上照得通亮，天边的山岭雾气沼沼能看出灰蒙蒙的轮廓。套车的时候，周下巴的外甥徐三秃子嘎嘎直甩响鞭儿，粗门大嗓一个劲儿地紧吵吵。今天他是领工的负责人，因此把神气和威风一个劲儿地往外显摆。他那挂车，驾辕的是匹瞎了一只眼的儿马，拉套的是匹骡子和一头大灰驴，三辆车中属他这辆最棒，因此车刚一动弹，柱子就想往上爬，柱子妈拽了他一把，柱子没明白妈要干啥。柱子妈指了指张老五那辆，伏着他耳朵说：“坐五伯那辆，他的车稳当。”柱子一看打心眼里不乐意，那辆车可太破了，驾辕的是头老牛，拉套的是两匹又老又瘦的瞎马。常言道：“牛配马，一累俩。”牛跟马行走的速度不一样，配在一挂车上不合理，可这辆车不这么凑合实在找不到别的牲口，因此只得这么凑合着。五伯是赶车的老把式了，为人也厚道，妈愿意让柱子坐这辆车。柱子的心里想法，有点不想上。张老五看出他的心思笑了笑说：“上来吧爷儿们，他秃子的货到咱船也到。”柱子为了妈放心只好爬上去。车往前走，柱子妈在后头跟着，柱子几次催她回去，可她还是跟出了村，站在村口呆呆地朝车的方向张望。柱子几次挥手让她回去，可她还是站在那儿不动地方。车到北大岗。往前是上坡加拐弯了，柱子从车上站起来回望村口，妈妈依然像塑像一般还在那儿站着呢。他嗓子眼顿时像塞了团棉花似的难受，泪水很快把眼睛给搅花了。

月亮沉下去，天色渐渐暗下来。柱子想着心事也没顾得上跟五伯说话，忽觉身子底下的草料袋子一动弹，呵！好家伙，原来车上还有个人，只听那人嘟嘟囔囔地说：“谁这么沉，把我的腿都压麻了。”柱子俯下身子往脸上看一阵，原来是常上他家去的张老疙瘩。东北管小兄弟称老疙瘩，不是外号也不是骂人，辈大辈小的都可以叫，但辈小的当面得叫叔叔或其他好听的。张老疙瘩从车压箱里爬起来，原来他的身底下还铺着喂牛的长草呢，难怪睡得那么老实。当他看清坐在腿上的柱子，便打趣说：“呵！人不大屁股倒挺沉。爷儿们，你的屁股硌着没有？”

车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赶，柱子担心了，爬到车前头问：“五伯，天这么黑，咱们不会走丢吧？”张老五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平常总是蔫头巴脑的，他一听乐了：“哈哈，小崽子心眼儿倒不少，放心吧爷儿们，丢不了。”五伯告诉他，这是一条独杆儿道，一个岔儿都没有，一直通到木头场，是以前木营倒套子趟出来的。沿江一带管作业场都称作“营”，比如管种庄稼或种菜的地方叫地营子；有人在山上砍倒片柞树，朽烂三年能长木耳，叫耳营子。顺理成章，管采伐树木的作业场叫木营。当时交通不便，人们为了将比较值钱的红松弄下山，只得用牲畜往下倒运，有牛爬犁也有马爬犁，人们管这种作业叫“倒套子”。大的业主或包工把头们常常选择一溜下坡或倒搬岭少的路线，便于冬天趁着冰雪使爬犁能顺利地从山上把木材拉到江边，再扎成木排，等春天开江以后把木排顺水流送到三江口，再用小火轮拖运到佳木斯或哈尔滨卖大价钱。柱子感到挺新鲜，就问：“五伯，您老对这里的事儿咋知道得那么多？”张老五吆喝一下牲口回头道：“傻孩子，知道的多还不是亲身经历过的吗？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在这儿采过木头放过

排。冬天人们进山了，放树的放树，赶套子的赶套子，人多了也挺热闹。放树是个危险活，常出事，不是砸断胳膊腿就是丧命。倒套子也挺玄乎，下山有时候弯多坡陡，整不好翻了爬犁，连人带牲口全完了。放排呢更是玩命的活，有一年开江后的春水太大，排到江心的时候来了大鼻子的船。为了躲船，排头往江心岛的边上靠。岛子上柳树棵子长得全往江心伸伸着，排钻进树毛子里可毁喽！刮头碰脸的你就躲吧，我们一个伙计是山东人，一下没躲利索让棵弯弯柳给拨拉到江里了，那人的水性本来挺好，可惜穿着棉袄棉裤游不动也来不及脱，在江里蹿了两蹿就被大溜冲没影了。”五伯点着一袋烟，看张老疙瘩和柱子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就接着往下唠，“那时候虽然玩命，但把排放到三江口就能挣钱。后来小鬼子占东三省，他们怕老百姓通苏，不放排放了，谁放就拿枪突突谁。不放排呢采下的木头没人要，我们这伙人才散了摊儿。在外边找不到活干，又怕被抓浮浪的给抓去，我这才回到咱们老家。”“什么找不到活干，纯粹是想五嫂想的！”张老疙瘩从旁戏谑地来了一句。张老五笑眯眯地吆喝牲口：“驾！”没接他的茬儿。

东方发白了，道路也渐渐地能看清楚了，张老疙瘩从车上跳下来，抱着肩膀跟在车后头，一颠一颠儿地放着小跑。柱子不明白，放着车不坐，跟在后头跑什么，难道存心想挨累不成？张老五告诉他：“你老叔冻得挺不住了，你没看他那开花的裤子撅腠袄，不露肉的地方没多少吗？人常说‘太阳钻嘴儿冻死小鬼儿’，这可是全天最冷的时候。”可不是吗？东边的天上通红一片，要不是有树木挡着，大概太阳早露脸了。柱子也觉身上挺冷，只不过不像老叔冷得那么厉害，要不是临走奶奶脱给他坎肩，说不定也跟张老疙瘩差不多了。想到奶奶也想起妈和弟弟，他们早该起来做饭了吧？咳！刚刚离家才小半夜，柱子有点儿想他们了……张老五把车停下来，站在道边解小溲，柱子也跳下车跟着小解。他们仔细听了听了前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被拉的可不近乎。张老五却说，现在走的是上坡路，让牲口缓着点劲儿走，用不到晌午就能追上。

当车继续往前赶的时候，太阳升高了，天也渐渐暖起来。张老疙瘩这回才打开话匣子：“我说五哥，在这说话也不怕被别人给听见，依你看满洲国还能挺多久？”张老五抱着鞭子沉思了一阵，是不敢说还是没寻思好，柱子有点说不准。大概在这没人的地方唠这个当不了国事犯，张老五终于打个咳声开了腔：“咳，气数哇，依我看鬼子还能咋呼几年。不过他们拿咱中国百姓不当人，也长远不了，早晚都得挨收拾。”张老疙瘩说：“鬼子有飞机大炮，咱能打过人家吗？”张老五把嘴一撇说：“那当啥？当年曹操领八十三万人马伐东吴，战船千艘猛将千员，还不是让周瑜一把火烧个溜净。该亡国，飞机大炮也救不了命。”张老疙瘩最爱听这个，紧忙接过来道：“快点儿完蛋吧，再晚几年咱老百姓全让他们折腾净了。可你才说鬼子还能咋呼几年是啥意思？”“这不明摆着吗？眼下咱中国人心不齐，帮狗吃食的败类太多。”柱子抢着说：“我看周下巴就是一个。”张老疙瘩冲他乐了：“好小子，说这话不怕周下巴割你舌头？”柱子马上回了一句：“你不怕鬼子割你舌头？”车上的爷儿几个全乐了。

张老疙瘩冲柱子问：“唉！小嘎豆子，你知道你家为啥住在村北头吗？”柱子摇摇头，其实真也不知道。张老疙瘩告诉他：“你爹瞧不起周下巴那号人，懒得和他处邻居呗。本来你家和大下巴都不该当开拓民，可是又都来了，你说怪不怪吧？”柱子不解地问：“那为啥？”张老疙瘩说：“你家虽说也穷，但不该谁也不欠谁，没人逼呗。”“那我家为啥又来了呢？”“这事儿还得从你家隔壁的马二叔说起。你二叔年轻的时候庄稼活好，人也利索，衣服虽然破可洗得干

净，补得平整，不像我总这么窝窝囊囊的。当时我也像你这么大，整活干不了，给人家当半拉子。有一天，我和你爹还有你马二叔到集上卖功夫，那时候有地的人家都忙着收麦子，麦熟一晌嘛。集上叫功夫的可多了，领走一伙儿又一伙儿。可是，我们从天刚亮一直蹲到东南晌，就是没有雇我们的。”柱子问：“那为啥？”“还用问？嫌我小，嫌你爹文质彬彬，嫌你二叔穿得干净像二溜子。一句话，嫌我们几个全不像能干活的正路庄稼人。后来，卖功夫的没几个了，我们刚想夹镰刀回家，集上来了西村的财主周文彬，他家种的几十垧麦子全熟透了，收割的人手不够，东家亲自到集上来雇人。他见我们这些人挑剩下的，不雇吧再也找不到可心的了，一想反正钱上找齐，就跟我们几个商量：‘你几个是卖功夫的吗？’你二叔嘴快回了他一句：‘不卖功夫夹镰刀干啥？’周文彬是念过大书的人，当然不计较这个。他说现在快晌午了想干半天工钱行不？我们拿不准主意都看你爹。你爹知道周文彬虽说是个财主但不刻薄穷人，在当地的十里八村挺有名望，就说：‘周先生既然不嫌乎我们，咱们先干干再说吧。’结果到地一亮开架

式，周文彬可乐坏了。你爹干活是把好手，割过的麦茬刷齐，麦个子捆得般般匀还不掉麦穗子；你二叔把小褂一脱，嚯！别看脸上挺瘦，却露出一身腱子肉，干起活来刀走如风，那快劲儿就别提了。我跟他俩的后头拿码子，他俩割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满地的功夫匠没有比得上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周文彬特地把我们仨叫到他的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唠嗑儿。他见你爹不仅活好还有学问，两人一唠就对撇子了。他说今儿个给开整工，连我这个半拉子也开整钱，还答应往后卖功夫就直接到他这儿来，保证没二话。他对你二叔更有好感，因为你二叔长得细眉细眼，冷丁一看挺单薄，其实身体壮实着哩，小伙子既俊气又利整，打心眼里喜欢上了。从唠嗑中得知你二叔爹妈都已去世，没有兄弟也没媳妇就多了一份心思。五六天以后，小麦割完了，东家照例犒赏一顿，大家伙都等吃完饭领了工钱好回家。谁知开饭的中间东家把你爹叫去了，呆了挺长时间才陪着东家奶奶出来。老太太把你二叔看了好一阵，然后冲着你爹点点头就回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东家想招你二叔做女婿，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这是真的吗？谁不知道周文彬的女儿是掌上明珠哇，多少提亲的都给卷回去了，怎能偏偏看中个穷光蛋呢？这可太出奇了。按说你二叔本该乐都来不及，谁知他牛脾气上来了，把脖子一梗，把筷子一摔说：我找东家去。我们出于好奇全都跟了过去。只听你二叔说：‘谢谢东家看得起我，谁不想娶媳妇，谁不想成家立业呢？可我啥都没有，拿啥养活她呀，这桩亲事我万万不能答应！’周文彬却文质彬彬地解释道：‘马二的，你的情况我全都了解，闺女是我的心尖子，能往火坑里填吗？总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把她嫁出去我的心事就完了。可左找右找都不合我的心，就看好你小子了。你看看我这个家还缺啥？只要你们投心对意，比千间房子万顷地都值钱，就看你答不答应了。’那时候，有钱的人家肯把闺女嫁给咱穷光蛋，简直一万个里头也找不出第二份儿来，这下可遭到周家全族人的反对，都说周先生没正经，拿自己的女儿往穷坑里填。其中最起劲儿的就有周大下巴一个。周大下巴是周先生挺近的一个堂弟，原先家里的日子也挺好过，可到他父亲那辈儿，也就是周文彬的亲堂叔，吃喝嫖赌外加抽，没几年便把家产给败尽了。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大下巴的秉性跟他爹没两样，只是再也没有家产供他挥霍罢了，只好给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溜沟子，捡些残汤剩水填饱肚子。起初，周先生挺可怜他，认为家业败了不能全怪他，经常给些钱并劝他走正道，‘二溜子回头恶事勾’嘛。谁知他钱一到手便馆子吃窑子睡地紧抖搂，一点好道都不走。往后，周先生再不理他了，见到他简直比吃了苍蝇都难受。这回，周先生要把女儿嫁给个庄稼汉，族里人反对他也跟着掺和，他这一掺和不要紧，反倒把周先生的决心给闹结实了。周先生说：‘穷又怎样？像大下巴家倒挺趁钱的，可架不住败。马二家虽穷，只要肯干，不走歪门邪道，日子不见得总这样。’

“周文彬一定要把闺女嫁给你二叔，别人拦挡也白扯，就这样亲事成了。你二婶过门以后挺贤惠，少年夫妻你疼我爱，周先生老两口特别高兴，后来生了小梅，他们更加疼爱外孙女了。日子过得本来挺和睦，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二婶过门没几年，忽地得场怪病，中医洋大夫没少请，钱没少花，谁也没治好她的病，挨了一年多便去世了。事变那年，周先生在一个伏天到地里看庄稼，不知怎么一头从驴背上摔下来，没等到家就咽气了。小梅他姥姥接连死了女儿和老头子，心一懊糟也病炕上了。族里人认为老太太也活不长，就串通起来琢磨家业。大下巴一看机会来了，假装大孝子天天往老太太跟前凑合。其实老太太虽然病倒心却不糊涂，明白他们安的什么心，始终不给好脸色看，并总是捎信儿让你二叔去。可大下巴一伙为了霸占家产一哄声地编排你二叔，说他命硬属五克星的，先克父母、克妻、克老丈人，还要克老丈母娘，说得你二叔脚步都不敢往那儿迈了，直到老太太临死才见上一面，偌大个家业早被大下巴等给分个响净。那时候私不举，官不究，谁管这些闲事儿？你二叔想告又干不过人家，只好领着小梅搬到咱们东村。刚搬来的头几个月，大家互相串门儿还觉得挺新鲜，往后你二叔渐渐地想开了你二婶，三天两头往坟上跑，整天哭得红眼巴叉，他那满脑瓜子的白发就是那年给愁的。我和你爹天天劝，常言道：‘劝皮劝不了瓢啊。’心上的人没了又连遭不幸，别人再劝也白费。后来保甲动员参加开拓民，我被饥荒逼得丢盔卸甲，要账逼债的整天不离门，没办法，只好走开拓民这条道了。我对你爹和你二叔说：开拓民，开拓民，备不住能把我从死道上开脱出去，卖了这个穷窝跟他们混去吧。一狠心，把爹娘留下的几间破房卖了，把钱全都还了债。你二叔见我走了这道儿他也想去，跟我说：‘反正这个家光剩我跟小梅了，在这儿还恋个

啥意思啊，跟你一块儿去算了。’你二叔要走，你爹不放心，可不走又怕他想你二婶。你爹寻思了好几天，最后决定：‘要走咱们都走，省得牵肠挂肚的不放心。’就这样，咱们都成了开拓民。”

听到这儿柱子又问：“那下巴咋也来了呢？”是啊，这小子问得挺在理。张老疙瘩却解释不清，只好挠挠脑袋说：“大概是天意吧，他咋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来了倒是真的。”一直没插言的张老五啪地甩下响鞭儿戏弄地道：“怎么？万事通也有‘贴壳’的时候，哈哈！”张老疙瘩不服劲儿地把嘴一咧说：“你知道？那你就对小爷们儿白话白话。”张老五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卖关子道：“你知道下巴得了周家的钱财都干些啥？”张老疙瘩不服劲儿地把手一拍说：“那还用问，整天馆子里吃窑子里睡呗，他还能有啥正经的？”“算你说对了，是狗怎能改得了吃屎呀？下巴得了钱财恋上妓院里有名的‘大美人’了。有个硬光棍儿叫‘瞎儿马子’，早就在大美人儿那花钱，后来把钱花光还总往那儿跑。大美人儿知道‘瞎儿马子’有后台不敢惹，虽然照样应酬但热乎劲儿却渐渐地没了。下巴贴上之后，大把大把地花钱，没黑夜没白日地在那儿鬼混，大美人儿见他肯花钱，一个劲儿地灌米汤，什么心肝宝贝的，把下巴乐得神魂颠倒，简直忘乎所以了。瞎儿马子的眼睛里岂能插进棒槌？气得牙根儿痒痒，恨不得一口把下巴吞掉。可是腰里没钱怎么行？即使大美人儿不嫌，自己也觉得矮三分。一琢磨要出这口恶气只有捅洋屁股了，靠洋鬼子的势头准能办到。他刷窗户挖门子的终于在警察署找到差事，挎上洋刀后顿时神气起来。这小子本来就心狠手辣，连他亲爹都惧三分，这回更邪乎了，整天歪戴着帽子在街上横晃，看谁不顺眼就揍谁。鬼子得意这种人，没多久便提他当警长，正好窑子街这片归他管辖。瞎儿马子大权在握，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特意溜达到大美人儿那找茬儿。也活该下巴倒霉，那天他正躺在大美人儿的床上泡蘑菇呢，一见面就让瞎儿马子狠狠地扇了顿大嘴巴，直打得鼻青脸肿，哭爹叫娘。那时候皇帝陛下——警察官老爷谁敢惹？不被打死就算捡着。打完不算，瞎儿马子还要把他往思想矫正院里送，下巴这回可吓破胆，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求饶，直到答应给瞎儿马子一千元绵羊票才算拉倒。其实，瞎儿马子虽然咋咋呼呼心里也发虚，和下巴的斗争只不过是给个女人争风吃醋而已，传到上司那里也不好交待。再说恶气已出，大美人儿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把钱也勒到手了，火气自然也就消了。不过，他限令下巴把钱赶紧给凑齐，然后跟开拓民一起滚蛋，不然的话见一面打一顿，不怕挨打就别走！周下巴为大美人儿挨揍带破财，那一千块钱也不是好张罗的，卖房子卖地，把谋算来的家底儿全折腾尽了，总算把钱凑起来，孝敬完了瞎儿马子之后才跟咱们一起当了开拓民。

听到这儿，张老疙瘩奇怪地问：“我说五哥，这事儿你从哪淘换来的，我咋不知道？”张老五打个咳声说：“咳！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人们一哄声儿地传讲，你咋没听说呢？我估摸着，你准是脑袋扎进裤裆里，整天答对那些逼债的，哪还有闲心顾这些。”柱子傻呆呆地望着他俩，简直听出了神，要不是走在深山老林子里，人们谁敢唠这些！在家的時候，爹信守那“闲谈莫论人非”的老夫子的信条，妈胆小怕事，怕孩子们听去信口胡咧咧招惹是非，所以一直没当柱子的面唠过。柱子这才明白，周下巴整天端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架子，原来全他妈是假的，这就叫“挂羊头卖狗肉——里外不是一样货”。

大车穿过一条小沟塘，前面是个比较长的漫上坡，牲口走得慢下来。柱子张罗拉泡尿，五伯正想让牲口歇歇腿，也就把车停下了。这座山长的全是柞树（也叫橡树），黄乎乎的树叶在微风里哗哗山响。张老五告诉柱子，这种树的叶子长得结实，不到明年新叶子出来老叶子不掉。树下长着刚刚盖上脚面的矮草，踩上去喧乎乎的挺舒服。柱子往林子里走了几步，想找棵比较大的粗树影住身子，好蹲下大便。当他刚蹲下似拉没拉的工夫，猛听扑棱一声，飞起一只翅膀比较长的大鸟，离地的时候还带起几片零乱飘飞的鸟毛！柱子的好奇心顿起，尿也顾不上拉了，提起裤子便往鸟飞起的位置那儿跑。看见了，一个被扑棱乱的草棵里躺着一只红乎乎的，像只半大鸡似的小鸟。拿起来一摸还热乎乎的，看来刚被咬死，只是脑袋先给吃没了。柱子举着这只鸟一边朝道上跑一边喊：“五伯、老叔看看这是啥？”张老疙瘩抢先接过来掂了掂说：“嚯！挺沉的呢，足有半斤多。”张老五接过来端详一阵说：“原来是只飞龙，这可是名贵的东西。都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最美。龙肉指的就是这东西。”张老疙瘩一听冲柱子说：“既然好吃，晚上打小宿时咱爷几个烧吃算了。”张老五却说：“好东西也让你给吃瞎了，烧吃有啥意思啊？柱子，我记得九月十五是你奶奶的生日，拿家给你奶奶做碗汤不挺好吗？”是啊，村里

人大部分都是屯亲儿，谁家老人作寿，上年纪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因此五伯还记着呢。经张老五一提，柱子和张老疙瘩都觉得挺在理。张老疙瘩担心地说：“柱子你可藏好点儿，要让三秃子看见了准给弄去吃了不可。”往哪儿藏呢？柱子却愁住了，车上除了草料和工具外，根本没地方藏。柱子灵机一动，反正鸟死了也不埋汰，就顺手塞进干粮袋里。“驾！”张老五赶起大车，又颠颠地上路了。他回过头来说：“这片柞树岗准有猴头，插几个带回去，来个飞龙炖猴头就更美了。”经他这么一提，他们几个坐在车上都向两边的树干上瞪起眼睛寻摸着。看着看着，张老疙瘩忽地一下从车上跳下来，一蹦高儿从棵树上够下一只干猴头。柱子第一次见到这东西，毛茸茸的红里透黄，从正面看和真猴子的脑袋差不多，原来是只比较特殊的干蘑菇。张老五告诉他，夏秋两季雨水多，柞树上常长又白又嫩的鲜猴头，是种名贵的山珍，高档次的宴会上常有这道菜。现在虽然干了，但依然能吃，回去用水泡开，炒肉炖鸡都行。这片树林的猴头确实不少，一会儿工夫就插下十来个。

当路稍稍放平的时候，他们追上了前边那两辆车。三秃子他们正搬下马槽喂牲口，人也趁空吃干粮呢。张老五把车赶过去，也开始歇脚喂牲口。柱子一看觉得饿了，顺手抓起干粮包刚想掏干粮，就见徐三秃子吵吵着走过来：“小崽子，把干粮包拿来让我看看，你妈做的啥好吃的？”柱子心里格登一下，“坏了，他翻着飞龙可咋办！”张老五和张老疙瘩都停下手中的活计，瞪大眼睛替柱子着急。这工夫三秃子的手经已伸过来，只见柱子麻溜儿地掏出个黑乎乎的窝头递过去说：“三叔，妈给我蒸的窝窝头，可好吃了，你来一个吧。”徐三秃子用鼻子嗅了一下夸赞道：“行，小子你还挺舍得，三叔我哪咽得下那玩意儿呀，留着你自己个儿吃罢。”说罢，掏出自己的干粮自顾自地吃起来。张老五和张老疙瘩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他们互相挤了挤眼睛，那意思分明在说：“柱子真行，别看年龄不大，心眼子却不少。又嘎又坏的徐三秃子硬让他给唬过去了，真不易呀。”

天傍晚午的光景，前边的树林子变了，要么一片是桦树，要么一片全是杨树，零星有几棵高大的落叶松掺杂其间。柱子最爱看枯干站立的松树，死了多年而未倒伏的古树，它们苍劲的树臂凌空伸展，仿佛向远来的客人招手致意，又好像站岗的卫士一般在忠于职守呢。啄木鸟鸣叫着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它们有黑色掺红花白花的，也有全身翠绿的，总是不停地攀着树干用嘴敲打着，发出“嘟嘟嘟”或“嘎嘎嘎”的响声传出老远，敲打的快劲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翻过这片山，前边的山上星迸出现一些苍绿的松树了。柱子高兴地问：“五伯，咱们快到了吧，你看那是松树？”张老五却慢条细语地说：“怎么，着急了？还远着呢。”柱子不服地反驳道：“你唬我，你看那松树多多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里是五花林子，到真正的青松林子少说也有十里地。”柱子从车上站起来，直着腰板儿向远处的高山张望，“五伯你看，前边那片山青乎乎的全是松树，你咋说还有十多里呢？”“算你年轻人眼力好，我说十里一点儿都少不了。常言道‘望山跑死马’，就是这个理儿。”

真的，大车又走了好一阵才到青林子的边儿。山上密密层层的大松树一棵挨一棵，虽然已到初冬季节，树上的叶子却依然苍绿，地上也经常遇到些绿如茵的羊胡子草和木贼草。如果用飞机把人空投到这儿，说这里是夏季也许有人能信。柱子头一回进这种山，简直到了童话般的世界，高大的松树有尖顶的，也有齐顶的。尖顶的像宝塔，齐顶的像巨大的毛刷。五伯告诉他，尖顶的是鱼鳞松或臭松，也叫冷杉，因为木质的韧性比较好，即发颤还不容易折断，是作桅杆和跳板的好材料。而齐顶的才是红松也叫果松，是打家具和门窗的上等好料，这次进山是专拉这种树的。正当柱子怀着好奇的心情东张西望的工夫，猛然扑通一声把他吓一跳，又听树上有个东西呼哧呼哧地直吼！柱子紧张地问：“那是啥，声音咋这么吓人？”五伯指着前边不远的一棵松树说：“往上看，在那儿呢！”柱子这回看清楚了，原来树上蹲着个像猫那么大的尾巴比身子还长颜色灰黑的小动物，尾巴一抖一抖地冲人直发威。五伯说那是松鼠，山里人管它叫“灰狗子”，它的皮毛很珍贵。当车走到树底下时，张老五把车停下对柱子说：“快去，把那东西捡上来。”柱子不知道让他捡啥，可还是跳下车。他发现树下有个像穗苞米似的的东西，捡起来朝张老五举了举，五伯点点头，说明是捡对了，这才重新跳上车。张老五接过来告诉柱子和张老疙瘩：“咱们好运气，这是灰狗子刚弄到的松塔子，里边镶的全是松树籽儿。它把外边的油翅儿刚刚啃掉，发现咱们来了赶紧叼着往树上爬，可一不小心掉下来。下树捡吧不敢，走吧又舍

不得，因此蹲在树上冲咱们发威，想把咱们吓跑好再来拿。”至于松鼠能不能有这样的思维只有天知道，反正他学得活灵活现，把柱子和张老疙瘩全逗乐了。张老五摘下他那顶油渍麻花的破帽子，把松塔放到里面搓了搓，果然搓出不少松树籽儿，端着帽子让柱子和张老疙瘩嗑。这种松籽儿比苞米粒略大些，里边的瓤儿吃起来挺香。柱子吃上了瘾，总往地上巡视着，指望再找个吃吃好解馋。可是瞅了半天，眼眶都瞪酸了也没找着。忽然，他发现草棵里有堆两头尖尖，像干核桃似的东西，就问：“五伯，你看那是啥？”看样子像立马要下车去拿。张老五一看噗嗤一声乐了：“傻小子，那东西可不能吃，那是鹿和犴的粪哪，吃了可要塞牙的。”说得柱子和张老疙瘩全都笑了起来。张老五说这里的鹿和吉林东山里的鹿不同，那边的鹿个头小，身上有花是梅花鹿。而这边的鹿个头大，身上没花叫马鹿。尽管个头不同，但全身都是宝，公鹿的犄角母鹿的胎，全是名贵的中药材。犴也是鹿的一种叫驼鹿，全名叫犴达罕，个儿头比牛都大。柱子奇怪地问：“五伯，灰狗子和鹿咋全集中在这儿，咱们平川地咋没有呢？”五伯说这些动物胆子都小，这里是原始的老林子，很少有人来过，即清静吃的又多，所以成了它们的家。

车钻进一条小山沟，太阳被树林给遮住了，显得非常清冷和幽静。沟两旁的松树已经被人砍伐过，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树墩子和东倒西歪的断树头。他们找了处窝风的地方停下来，这里有几处陈朽的破房架子，显然有人在这儿搭过窝棚。徐三秃子一路咋咋呼呼，可到了山上却瘪茄子了，他笑嘻嘻地凑到张老五的跟前说：“五哥，今晚咱们怎么办？”都是一路上来的，别人又都没在山里呆过，张老五只好拿主意了。他沉思一下说：“这么着，把车和牲口都集中到一块儿，四周点起三堆火。人在边儿上睡，牲口在当间儿，这样就不怕山牲口来捣乱了。”柱子当然和张老五、张老疙瘩在一起，他们打把就是一个车来的嘛。张老五让柱子拿镰刀割些干草，他和张老疙瘩拿斧子和锯捡些干柴还伐了几棵桦树。他们点着火堆，在火堆旁铺上干草开始打小宿儿，即野外露营了。临睡之前，张老五让柱子和张老疙瘩把鞋脱下，烤干鞋袜并垫进些干草梢儿再重新穿上，防备夜里冻伤脚，然后才躺下睡觉。他让他们俩放心地睡，牲口和火堆由他照看着。张老疙瘩把大斧子往头下一枕，看架式是防备山牲口上来好爬起来格斗。张老五冲他笑了笑说：“兄弟，把那玩意儿给我吧，等火着落架了好劈些柴火引火。有这堆火啥山牲口都跑远了，你就放心地睡吧。”早晨起得太早，白天又颠达了一天，柱子和张老疙瘩很快进入梦乡。

夜是宁静的，一丝风也没有，山不动树不摇，只有火堆里的湿柴发出嘶嘶的响声和干柴的爆裂声，给夜色多少增添了一点儿声息。天交亥时左右，月上中天，柱子冻醒了，站起来撒了泡尿，然后坐在火堆旁烤烤冻僵的身子。这时候，张老疙瘩也满头乱草地从草堆里拱了出来，凑到柱子的身旁边烤火边骂骂咧咧地嘟囔着：“他奶奶的，刚躺下的时候还觉得劲儿，可不到一个时辰就挺不住了，在山上确实不如在家好。”俗话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尽管没风，但背后凉得也足够让人打哆嗦。柱子看他冻的那样儿就笑着说：“老叔，你转过身烤烤，后背不就暖和了吗？”张老疙瘩经他这么一提，果真转过身来撅着屁股冲火堆烤。张老五从黑影中走过来，他刚给牲口添完草料，一见这架式就乐了：“我说老疙瘩，你也不怕把后儿给烤熟了？”“嘿嘿，烤熟了先给你一块，省得整年六辈连个荤腥都见不着。”

看来觉是没法睡了，只好烤火聊天吧。张老五扒拉着火堆，坐下抽着旱烟。他冲天看了一眼说：“你们看，月亮也在烤火呢。”可不，月亮蒙在一片薄云里，周围闪现一片亮亮的光环，看来云彩飘得挺快，好像月亮在空中疾急地走。张老五说：“今晚其实不算冷。不过，月亮烤火，‘高丽军师’又叫了一天，怕是要闹天头。”柱子问啥叫高丽军师？五伯说就是绿色“啄木冠子”，也即绿色啄木鸟。传说古代高丽国，有个身穿绿袍的军师一次指挥行军打仗时，由于在密林里遇上阴雨天迷失方向，导致全军覆灭，因此含恨而死，变成绿色啄木鸟，一到要变天就叫唤，提醒人们要下雨或要下雪了。他深深吸了口烟，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咳！阴点天到没啥，要是下场雪咱们可遭罪了。”柱子和张老疙瘩对阴天下雪并不十分关心，下点雪有啥了不起，也不是没见过？也难怪，他们没在深山老林里闯荡过，自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厉害。

正当他们守着火堆默然相对的时候，三秃子那边猛然吵嚷起来！不知出了啥事情。他们赶紧奔过去，张老疙瘩还提着个大斧子，以为来了熊瞎子什么的，格斗好有应手的家什儿。他们赶过去一看，原来三秃子裹着破棉袄睡着了，火堆里蹦出了个火星落在上面，烧了个洞还不知道。直到烧着肉疼，还以为被啥给咬的呢，这才一咋呼把所有的人全惊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

人们好气又好笑。大伙往上吐唾沫又是捏弄，火钻进棉花里，怎么弄也弄不灭。最后还是三秃子来的麻溜，干脆照着烧着的地方滋泡尿，才算把火彻底浇灭喽。

天亮以后，真让张老五给说着了，天阴得像黑锅底，一丝阳光也没有。人们烤好干粮吃过早饭，凑到一起准备按吩咐去干活儿。今天该怎么干徐三秃子一点也不明白，只好屈尊第二。他当场宣布，一切全听张老五的，他让咋干就咋干，总之一切全由张老五指挥。张老五真不愧是个见过阵仗的人，他把人员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声明现在的工具不应手，几条缺牙少齿的破锯，几把一点儿也不锋利的破斧子。可是现在天气不好，不能在山上久呆，大家应抓紧把活干完，好快点下山往回走。人们到了这个时候哪有不齐心的呢？他们接连放倒几棵大树，又很快把树头打完。开始截件子的时候，天上撒下一阵阵细碎的雪花，果真下起雪来。由于锯不快，加上松油子太多，进度挺慢，人也非常吃力。张老五让柱子用饮马的水桶提来些水，往锯口上浇，这样就快多了。天傍下午两点来钟的光景，所运的木头总算锯够了，这时候的雪也大了起来。人们顶着雪干活儿，身上的热气 and 雪搅在一起，雪落身上就化，衣服和鞋袜几乎湿透了，谁不着急下山呢？三秃子没等最后一车装完就抢先开了头车。张老五当然是压后阵的。当他们这伙起车时，第二辆车也走没影了。天虽然下着雪，幸好是十四晚上月亮出来得早，天色灰蒙蒙地不算太黑。他们约摸走出一里来路，柱子忽然想起件事，他冲张老五说：“五伯，我的干粮包忘山上了！”张老五和张老疙瘩全都哎哟一声，他们不是心疼那几个干粮而是心疼那只飞龙。食物和营养极度匮乏的人们，肉腥对他们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呀，更何况是要带回去孝敬老人的呢？可是此时张老五有些踌躇起来，等他俩去拿吧，前边不远就是个陡下坡儿，车重道滑马眼又瞎，闹不好会车毁人亡的！不去拿吧，又瞎了孩子对老人的一片孝心，张老五可真难住了。张老疙瘩说：“五哥，你走，把车赶到坡下等我们。”张老五说：“不行，下坡的时候，拉外套的那匹瞎马得用人牵着，不然绊倒刹不住车就全完了。”柱子说：“五伯，你和老叔先走吧，好在离得不远，我自己去拿，一会儿准能撵上你们。”张老五也拿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得问：“柱子你敢去吗？”柱子说：“敢！”说完就跳下车。张老五冲柱子喊：“你快着点儿，我们在坡下等你！”柱子头也不回照着原道跑回去，没走几步，飘飞的雪花就隐没了他那幼小的身影。赵老五一狠心，照着辕牛狠抽一鞭，车轮滚动着朝坡下走去。

张老五和张老疙瘩提心吊胆，费了挺大的劲总算把车放到坡下才松口气。他们回头望望山上没有柱子的踪影。张老五说：“老疙瘩你赶快回去接一接！”是啊，这样的天气让个孩子在深山老林里单独行走，怎能让人放心得下呀？

张老疙瘩往坡上走时，按说平时这个坡也算不了什么，可眼下拖着劳乏的身子，脚下一蹶一滑，走几步就一个跟头。可他顾不了这些，站起来继续往上爬。他爬到坡顶开始刮风了，劈头盖脸的雪花打得他睁不开眼睛，只好侧着身子往前走。木头场子到了，宿营的火堆也找到了，可是哪有柱子的踪影啊？“柱子！”张老疙瘩大声呼喊，山谷回荡着他的回音。“柱子……”张老疙瘩拼命呼喊，却咋也听不到柱子的回应声。此刻云彩变薄了，月亮不时地露出脸儿来，一闪又钻进乌黑的云彩里头，天上地下一片刷白，世界仿佛一下混沌了。“柱子！”山下传来呼喊声，张老五也找来了。他们在风雪中奔走着，呼喊，嗓音渐渐地嘶哑了。可是，柱子你到底在哪儿呀……

第二章

3 遇救

第二天雪停了。这场雪下了半天零一夜，平地足有蹲裆深。大树被压弯拉了枝儿，不少小树压弯了腰，灌木丛和野草全被大雪给盖住，漫山遍野一片洁白。天上灰蒙蒙的云团像一层层被熏黑了的旧棉絮，渐渐向远方飘散。

夜里曾刮起一阵不太大的风，刮了一阵就停了，森林里静悄悄的。天色已经大亮，但听不见往日的鸟叫，也看不见觅食的野兽，雪地上只有一串串鼠类夜间行走留下锁链似的踪迹。忽然，从树丛中蹿出几只健壮的大狗，它们东闻闻西嗅嗅，跑跑停停，似乎在等待主人的到来。紧接着从山梁上下来一匹身躯矮小的猎马，马背上驮着位身背猎枪缓缓催马赶路的人。只见他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窝，稀稀拉拉的黄胡须，身板并不硬朗，年纪也就五十岁左右。别看此人的相貌一般，但穿条犴皮裤子，脚蹬一双毛朝外的皮靴，手上戴副绣有花边的翻皮手套。其实，这身穿戴都有专用名词，比如管皮袄叫“达哈”，管皮靴叫“翁得（dei）”，手套叫“扳狐鹿”。唯有扳狐鹿做得精致，手腕的下部是断开的，放枪时可以把手抽出来，放完枪又能把手缩回去，再冷的天也冻不着手，打枪与不打枪都挺自如。再看他手里拿着根柳条棍儿，一边走一边不轻不重地抽打着马屁股。他背后还插着两根细木杆，那是打猎时专用的枪架子。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是位常年在森林中游猎的鄂伦春人，因为汉族人打猎从不用这玩意儿。是的，他确实是鄂伦春人，名字叫“恰布气”，汉语的名字叫莫宝林。

宝林老汉趟着这么大的雪往哪儿去呢？原来落雪的前几天，部落的佐领召见了，说县警备队的毛大队长亲自到部落拜访，想淘登点儿麝香有急用。如果办到了，给几支退役的步枪和几百发子弹，这对游猎的鄂伦春人来说是相当难得的。因此，佐领派他这个有经验的老猎手赶紧上山去寻摸。宝林对佐领说，獐子那东西乖犷得很，一有动静就跑，用枪猎取纯属碰大运，能不能打着可不保准。佐领拿出几个大烟泡和一瓶烧酒摆在他面前说：“听着，让你出去就得整着。想什么办法我不管，要是空手回来可别怪我不讲情面。”佐领的话就是圣旨，只许照办不许违抗。怎么个不讲情面法呢？莫宝林心里明白，挨一顿鞭子炖肉是轻的，闹不好还要吊在马桩子上饿几天，或许小命就没了。莫宝林琢磨着，上哪儿打去呢？他知道獐子最爱吃的“吊塔松”，学名叫松萝，是松树上倒垂下来的绿色附生物。只有青林子的边缘或鱼鳞松和落叶松混交的背景坡较多，那才是獐子和鹿最爱呆的地方。獐子还有个习性，就是吃饱了之后喜欢在石头砬子上攀爬嬉戏，那么还要找有砬子的地方才行。他一寻思就奔这一带来了。下雪的头一天晚上，他赶到想好的地点守候一夜，天亮前把马藏好，把狗都叫到跟前趴在地上卧着，再把子弹推上膛，枪架子支好，专等獐子一露头就开枪射击。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点声响都不敢发出，只有呆呆地傻等着，可是，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腰等酸了，肚子也饿了，獐子却始终没露面儿。猎狗更是焦躁不安，趴在地上急得嗷嗷直叫，莫宝林挨着个儿踢了一遍，不让叫出声响，一边等一边琢磨：“是隐蔽出了问题，还是獐子闻到了气味儿不成？天都快晌午了，怎么还不露面儿？”又一想不可能，自己对蹲场打猎是有把握的，不说一蹲一个准，十有九回没出过差错。抬头看了看天空，现在是阴天。山牲口一般在阴天不爱出来，可饿急了总还是要出来打食儿的。耐心等待吧，说不定马上就会出现，千万不能大意！果然又等了一会儿，身边的猎狗全都冲前支起耳朵扬起头，宝林迅速抬起枪口搜寻目标，一群活蹦乱跳的獐子出现了。可是，阴天视线不好，再加上了年纪眼睛发花，究竟打哪只好呢？等了好半天别再跑了，机会是不能放过的。唉！捡个个头大的打吧。决心一下，宝林瞄准一只大的扣动扳机，随着砰的一声枪响，猎狗像